墨香赠战友

王超(济宁高新区)

8月1日清晨5时,电话响起,是老战友殷宪彩。他和姜平已开车候在楼下——我们约好同赴微山,参加一年一度的战友聚会。

殷宪彩是我们每次聚会的召集人,为人热情,思虑周全,将每一次相聚都安排得妥帖。他在群里一声“召唤”,大家便召之即来。不为别的,就为聚在一起,叙叙旧情,聊聊家常,送上祝福,表表心意。

聚首之地,是老战友冀建民早已订下的微山湖畔酒店。他是我们这批兵里的“老大哥”,1958年生人。当年大家退伍回乡,是他一锤定音:往后每年“八一”,必在微山相聚!他说,身为老兵,别的节日可免,唯独这建军节,是我们的节日,非聚不可!这位当年的炮班班长,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依旧,那洪亮的嗓门,仿佛仍在阵地上高喊“预备——放!”光阴流转,四十七载弹指一挥间,昔日的青春小伙,已被岁月打磨成退休老者。然而心底那份战友情,却如窖藏经年的醇醪,时光愈久,其香愈烈。

尤为动容的是,自冀建民提议伊始,这“八一”之约,竟风雨无阻地坚守了二十余载。这是我们怀念在舟山群岛风雨同舟、摸爬滚打的岁月,是对“高炮四团”这一番号刻骨铭心的精神皈依,更是对“军人”二字最朴素也是最执着的守护!

整个房间热气蒸腾。欢声笑语间,酒菜飘香,更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战友情谊。那份无拘无束的喧嚷,大口吃菜、大杯痛饮的酣畅,真叫人热血沸腾,连呼痛快!我们这群“奔七”的老伙计,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激扬的岁月!

能来的都到了。除却远在他乡或另有羁绊的,今日共聚十人。当年最年轻的“漂亮小伙”李明,依然活跃精神,模样依稀,只是两鬓添了霜华。他广场舞跳得极好,歌声也颇有风采,一曲《军港之夜》边唱边跳,是我们公认的“文艺兵”。席间,有人掏出泛黄的老照片,指尖摩挲着照片上一张张年轻面庞,追忆起军营往事。点滴岁月,生活近况,在谈笑间流淌。人人都格外珍惜这难得的相聚,畅所欲言,开怀大笑。彼此叮嘱着,往后更要常联系,无论遇到何种

沟坎,都别忘了——我们是战友,是兄弟,是永远的伙伴!谈兴正浓,不知谁低语一句:“走了三个了……”笑声戛然而止。沉默良久,众人眼眶泛红。

我将带来的书法作品徐徐展开,“战友情深”四个大字,墨迹犹润。昨夜提笔,四十七载风雨同舟,二十余度春秋聚首,尽凝于这力透纸背的笔锋之中。这四字,亦是心底最想吐露的心声。氤氲的墨香里,裹挟着比血缘更浓的战友至情。

“好!”冀建民率先击掌。大家围拢过来,细细端详,品评着。冀建民提议,就在这墨宝之下,拍张合影。

我望向窗外的微山湖,如同凝望当年我们守护的那片海。岁月长河中,有些约定,比岁月更沉;有些情谊,比墨香更醇。这,大抵就是我们这群老兵,写给建军节最朴素的情书。此刻,我忽然彻悟:这聚会何以二十余年雷打不动?只因我们不仅是在回望过去,更是要让彼此知晓,当年火车车厢里那句“以后常联系”的诺言,正被我们用一生的践履,一笔一画地郑重书写。

归途,军歌在车厢里回荡。摇下车窗,微山湖的晚风拂面而过。望着碧波荡漾的湖水,心潮依旧难平。从微山湖到大东海,四十七年的风,吹白了我们的鬓发,吹弯了我们的脊梁,却吹不散这湖中之水,也吹不散那海中之水。我们这群自微山湖走出的兵,恰似东海礁石,任凭风浪冲刷,紧握的手不曾松开;又如微山湖的芦苇,根须在泥泞深处,早已盘结难分。此刻窗外,湖面晚霞如血,殷红恰似当年的军旗。

一朝战友,一世深情。虽笑称皆已老迈,但此情此景,我们竟都觉恰似当年。心态固然是好,然而,明日复明日,我们终将老去。我想说,往后能做的事只会越来越少。凡心之所向,趁尚能为之,便尽力去圆,莫给此生留憾。于是,我对身旁的老股、老姜说:过几日,趁孙女暑假未了,我要带她去舟山群岛——看看爷爷当年站岗放哨、摸爬滚打的地方。让她懂得,今日的岁月静好,是多少军人以默默的奉献与坚守,换来的和平之光。

运河之光

王玉新(太白湖新区)

运河悠悠,碧水流长
千年故事徘徊在河畔之上
漕船如龙,纤夫亮着黑黑臂膀
迎着晨曦,送走斜阳
佳人画舫,红灯烟柳飘酒香
误了多少他乡,故乡
逝者如斯,旧梦回望
犹记当年渔火月光

清晨,升起今天的太阳
红遍天地满河金光
汽笛一声,唤醒千年旧梦
波光艳影,一派繁荣景象

运河啊,如今换了新模样
飞桥如虹,商船如鲸
稻香鱼肥,货物满仓
千吨巨轮往来南北城乡
拔地新城,霓虹不夜
高楼林立,蜿蜒水长
两岸万家灯火点亮
古老运河,续写新的故事
奏响时代繁华乐章

初秋赴野

布衣逍遥(兖州)

在吻别夕阳天空的年纪
山沉默着,不见我的踪迹
那咱便出发,去寻山的绮丽

初秋的暑气渐渐隐匿
萧瑟还未在时光里开启
原野葱绿,像铺开的绒衣

我怀揣着满心的期许
脚步轻快迈向山峦的怀里
风在耳边,低诉着秘密

我想伸出双手将这原野搂住
把每一丝生机都贴紧心底
让绿意填满我空旷的思绪

山的轮廓,在视野里清晰
此刻我与自然,如此亲昵
初秋的约,在山野间开启

这一趟赴约,不问归期
只沉醉在这葱茏的天地
任灵魂,在绿意中栖息

登山

高松(临沂)

山爬多了
仿佛自己也是一座山
或者山上的一座庙
和群山一起
谈禅论道
也喝酒猜拳

你听
松涛阵阵
滔滔不绝
满山葱翠
含情脉脉

棉花吐絮

孙继泉(邹城)

知了——知了——

日头越高,天气越热,它越叫得欢实,叫得热烈,叫得高亢。它好像在有意催生着什么,配合着什么,鼓舞着什么。

这个时候,棉花已经进入了花铃期。青青的棉铃圆实光洁,在夏风中摇曳。而在它的内部,纤维正一点点伸长,一丝丝绵密,只等着从棉铃的上部裂开口子,缓缓吐絮。

棉花和蝉有着共同的生长习性,喜温、喜光、喜风。在这个季节里,它们共同生活,共享时光,彼此搀扶,相互应和。就像小麦在布谷声中一粒粒饱满,玉米在蛙鼓阵阵中“噌噌”地拔节,雪白的棉絮此刻正伴着蝉鸣在坚硬的青桃中暗潮涌动,激情澎湃。

雷雨。这个季节,下雨必有雷声。这时候的雨下得最有阵势,最有激情,体量也最大。

入秋以来最响亮的雷声,来自天庭,震惊大地。

有什么硬得掰不开的东西在炸雷中被击打、碎裂。

比如棉铃、豆荚、莲蓬。

一切成熟的籽壳,都将在秋雷中如花绽开,遍地散落。一如惊蛰时节,沉睡的昆虫在春雷中苏醒、出土。

棉花吐絮了。下午,在杨下村,我惊喜地发现,在一片棉田里,一株棉花的下层棉枝上,两颗棉桃在秋风中绽裂,垂下白花花、肥嘟嘟的棉絮。我又是一连走了五块棉田,再没有发现吐絮的棉花。棉枝上悬挂着一颗颗青铃,正在阳光下一点点变熟。但这肯定不是田野里第一颗吐絮的棉桃。在棉田深处,还会有一些洁白的絮子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悄悄吐出,像顺嘴流出的,再也憋不住的一个个秘密。

一颗棉铃就是一座坚固的城,里面囚着50万精兵。每一颗棉铃中含有50万条纤维。这50万条纤维如一根根闪着金属光芒的针,在黑暗中时刻不停地生长、蠕动、缠绕、穿梭、前行,寻找出路,一下又一下,猛烈地撞击城门。

终于有一天,城门洞开,冲在前面的勇士啦啦啦扑倒一片……

征稿要求:

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等,1200字以内,未公开发表。

征稿内容:

本土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寓意丰富,积极向上。

投稿邮箱:

jnwb2011@126.com
(电子版,投稿须注明“百姓写手”)

注:见报须刊登真实姓名,其他资料如地址、单位、职业、年龄等不方便见报,望预先声明。